



来自五台山的佛牙

汪海波

(山东省汶上县民族宗教事务局,山东 汶上 272500)

摘要:北京西山八大处有“画像千佛塔遗址”,赵朴初和陈垣考证,这是《辽史》记载的咸雍七年(1071)辽道宗置佛骨之“招仙浮图”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此观点为史学界奉为主臬。以画像千佛塔遗址及其发现的“露盘”、“牙匣”等文物为研究对象,探讨辽金时代舍利崇拜、供养和瘞藏方式,对“招仙”其地和“善慧”其人作深入剖析。研究发现:“画像千佛塔”并非“招仙浮图”,“招仙”不在燕京;“露盘”不是塔刹上的相轮;藏置“牙匣”者,乃金朝初年来自五台山的善慧大师。

关键词:画像千佛塔;招仙;善慧;佛牙;辽金佛教

中图分类号:B948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0-6176(2016)02-0037-04

北京西山八大处有古塔残基“画像千佛塔遗址”(以下简称“塔址”),近有“佛牙舍利塔”,赵朴初《重建佛牙舍利塔记》(以下简称“赵记”)载:

西山旧有辽代招仙塔,俗名画像千佛塔,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。寺僧扫除瓦砾得石露盘,上写:“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,咸雍七年(1071)八月日工毕。”随后在塔基拾获一石函,启视有“沉香匣”,内贮佛牙舍利一颗,匣上题记“释迦佛灵牙舍利,天会七年(963)四月二十三日,善慧书”。按《辽史》记载“咸雍七年(963)八月置佛骨于招仙浮图”,其时日与露盘刻文正合,造塔的燕国太夫人郑氏,盖辽相耶律仁先之母,题匣之善慧乃北汉僧人,宋初受宣秘大师赠号名,见《补续高僧传》。至于天会七年(963),则北汉刘氏年号,相当于公元963年,盖佛牙舍利初在北汉,后至辽京,咸雍入塔,上距善慧题匣之岁,殆百有余年……^[1]

1962年,陈垣作《法献佛牙隐现记》^[2](以下

简称“陈说”),进一步考证说:此处发现之佛牙乃“法献佛牙”。陈说佛牙入燕的历史为:

契丹入汴,单法物而北,至真定,契丹主死,法物星散,刘高起太原,牙当于此时入汉。郭威篡汉,牙又转隶北汉,曾为僧人善慧所藏,有天会七年(963)题记……北汉与周宋为敌,与辽交好,天会末宋数伐北汉。牙遂于此时入燕。至辽咸雍七年八月,郑氏始将牙埋藏于燕京西山招仙塔下。

本文通过塔址、“露盘”和“牙匣”等文物,参考“五台山传志”等传世文献,探讨招仙其地和善慧其人,旨在寻踪佛牙的由来。研究初步认为:佛牙来自五台山。

一、解读文物信息

《辽代石刻文编》著录有咸雍七年(1071)《千佛塔露盘题记》^[3],考释文字记:“北京西山灵光寺内,原有古塔一座,俗称画像千佛塔。庚子岁毁于炮火。塔上原有造塔刻石一块,刻有记文三十字。”此指赵记塔墟瓦砾得之“石露盘”。

收稿日期:2016-03-11

作者简介:汪海波,男,山东省汶上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、研究员。



题记：

大奈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。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。

题记透露的信息：一是记载某项营造工程“工毕”的时间，在辽道宗咸雍七年，即宋熙宁四年（1071）八月的某日；二是供养人：尊号为大奈（辽）国公、加尚父、官居南京（燕京）府中书省中书令（宰相）、赠封燕国大王（耶律瑰引的遗孀），燕国夫人——郑氏。

考之辽史，耶律仁先（1013-1072）之父，名瑰引，出于皇族孟父房一枝，生前官居南府宰相，即燕京中书省中书令，死后追赠燕王。辽制妻封从夫，郑氏故称“燕国太夫人”。题记之时，瑰引已死数十年矣。太夫人年逾古稀，所谓“郑氏造”也就是仁先造，实为家族供养。

当时的燕京僧居佛寺，冠于北方。契丹贵族妇女尤其崇佛，营寺造塔风气十分浓厚。《辽史·百官志》载，耶律仁先于清宁九年（1063）加尚父、晋宋王，咸雍元年（1065）加“于越”，“终辽之世，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”，有极高的权力和富足的财富，因母亲健在，故托以太夫人的名义造塔（或寺院，或经幢，或佛像），有为母还愿、为父荐冥的用心。耶律仁先在燕京建塔或其他佛教建筑物，是有可能的。《辽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：“咸雍五年春正月，准布塔里干叛，诏晋王耶律仁先为西北招讨使，锡鹰纽印及剑，谕以便宜从事……夏四月，西北招讨司以所降准布酋长至行在。”^[4]仁先于报捷当月病逝，距燕京营造工事完成才八个月。

再说“露盘”。盘上的题记没有明确记载造塔之事。发现的石刻圆盘命名为“露盘”，本身就有问题。因为这个圆盘中央没有可贯穿刹杆的孔洞，不似象征法轮的“露盘”。从千佛塔旧照片上看，塔刹部分是由双层硕大的仰莲宝座托以宝珠构成的宝顶。观其形制，应该不是承重类的大型建筑物上的构件，而是某种小巧的建筑或雕塑之部件。显然，千佛塔宝顶不会存在这样的“露盘”。再者，千佛塔是八棱体，而石磔是六棱形，不可能是此塔上的构件。露盘原来所在的位置，很可能是在经幢或石塔上，如佛塔附近的经幢或小型石塔上。

这件被称作“露盘”的刻石，无论是建寺还

是造塔、造幢、造像，甚或作为塔心柱的柱础构件，都是于越宋王耶律仁先家族内部事务，只能显示供养佛事而没有透露与佛牙佛骨有关的信息，更与辽道宗没有瓜葛。如向南等辑注的《辽代石刻文编》收录此“露盘”，记出自“画像千佛塔”遗址，没有提到“招仙塔”这样的名字；梁思成撰《中国的佛教建筑》描述过此辽塔，且录有旧照片，注明是“公元11世纪建造的北京灵光寺西面的砖塔”，也没有提到过“招仙塔”的名字。查遍历史文献，无论是耶律仁先母子，还是辽道宗本人，都没有“将牙埋藏于燕京西山招仙塔下”的片言只字。

《辽史·道宗本纪》记载：咸雍七年八月“辛巳，置佛骨于招仙浮图，罢猎，禁屠杀”。辽史所谓“佛骨”不明何骨。唐代韩愈所谏的“佛骨”有文献记载说是“佛指舍利”，也称“金骨”、“真身”。辽世宗天禄三年（949）仙露寺“葬舍利佛牙石匣记”记载的是“佛牙”这一名称，而不说“佛骨”或其他。

辽宋之际舍利大量进入东土，西域各国所献佛骨舍利不计其数。辽代崇佛风气较之北宋要浓厚的多。从今天发现的佛塔地宫瘞藏物看，宋代多为民间供养品，而辽代更多是皇室贵族供献物，等级规格明显不同。特别是道宗执政的46年间，是辽朝佞佛最盛的时期，道宗大兴寺塔、剃度僧人，他本人则是历史上少有的受过菩萨戒的皇帝。

据赵记，塔毁后在清理塔基时得石函，并善慧所题沉香匣。匣上有“释迦如来灵牙舍利”“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”“善慧书盖”等墨书汉字，还有梵文。今观木匣，几乎每面、甚至内部都写满了文字，形同小儿涂鸦，稚拙杂乱。

按佛塔瘞藏制度，佛塔的地宫才是瘞藏舍利之中心所在，且一个佛塔只有一个地宫。所有的佛塔天宫（即非地宫之塔上任何空间）都是围绕地宫佛舍利瘞藏的“装藏”供养。

皇室贵族造塔，地宫瘞藏七宝物一定相当丰富且精美。木匣在佛塔考古中多有发现，但都不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属于多重的、不同材质的套函之其中一重。千佛塔遗址唯见一木匣，不符合舍利供养規制，更与道宗皇帝、燕国太夫人和于越宋王的身份不相称。



此“牙匣”当是塔身或天宫内的“装藏”物，而非地宫中的“瘞藏”物，如同应县木塔上发现的数颗“佛牙”^[5]，这些装藏物也一样都是供养物，供养物不仅在塔成之时放入，而且以后每次开启地宫或修饰塔像都要充实供养，会有新的装藏物源源不断地加入。一切自视为宝物的私人物品都可以作为供养物入藏，其中所谓的“舍利”也是供养物——或说所有的供养七宝都可视为“影舍利”。法门寺石室内地下出土的五重函中有“水晶球”二枚，金陵长干寺宋代地宫出土了三枚。这些水晶球是典型的七宝供养物，佛经上称之为“摩尼宝珠”，是“影舍利”，非“感应舍利”。这些装藏物也如同瘞藏物一样视为圣物。法门寺出土多颗指骨造型的“舍利”，即属装藏物。

辽代的舍利瘞藏继承了唐制，以金棺银椁为主。从法门寺四套舍利函器可窥见唐皇室的瘞藏规格。^[6]耶律家族怎么可能沿用100多年前的陈腐木匣供养佛宝圣骨！这个寒碜的“牙匣”不会是瘞藏物，而是后世装藏的个人供养物。

二、招仙其地和善慧其人

研究认为，“招仙”不是塔名或寺名，而是地名。具体地望不能确知，但有三种可能：

一是在蒙古。《契丹国志》记上京所属之“招州”，《辽史地理志汇释》^[7]列之上京边防城，招州隶属西北路招讨司。元代称“雕阿阑地”，在乌格依湖北、额尔浑河上游东岸。契丹语“雕”与“招”声相转，“雕阿阑”可音转作“招仙”或“招山”^[8]。

二是指“朝鲜”。朝鲜得名非常古老，《山海经》最早记载了朝鲜这一名字。《尚书大传》释读“朝鲜”为“朝日鲜明”。“朝鲜”古音本作“招仙”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：“东京辽阳府，本朝鲜之地”。时“朝鲜之地”乃辽的东京版图，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辽东地皆称“朝鲜”。辽阳有辽中晚期的建筑^[9]“大白塔”，或可推测，辽道宗造此塔，怀有镇国、宁边、示威、怀柔等诸种复杂的心情。辽阳府应该是招仙所在地，大白塔或为道宗置佛骨之“招仙浮图”。此外，东京辖内的锦州大广济寺，今有13级大白塔，有文献记载塔“造于辽道宗清宁间，后降舍利藏之”，应引

起注意。

三是在中京。中京大定府外城的“大明镇”今存十三级密檐大塔（俗称“大明塔”），实为辽代第一塔。罗哲文先生说大明塔即“感圣寺的佛牙舍利塔”。此塔地处“朝天馆”和朝鲜战俘营的聚居地，或是“招仙”名之由来。辽道宗置佛骨于此旧塔，亦有可能。

北宋皇室曾经供养的佛牙有很多，如著名的唐代道宣律师神授佛牙，还有西州法渊晋献的佛牙、秦观陪李公择所见“金地佛牙”、沈括过咸平发现的神异佛牙等。王珪《华阳集》记载宋初即有“五牙”，入宋的日本僧成寻在开封看到的佛牙也不止一颗。随着北宋的覆亡这些佛牙大都下落不明了。然而陈说佛牙的来历曲折而离奇。

陈说：后晋出帝不愿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孙子，契丹主生气打入汴梁，灭晋自称“中国皇帝”。仅四个月，因契丹人不适宜中原气候，弃汴北还。行至真定（河北栾城），德光突然病死（947），他携带的在汴京劫掠的大量财宝遭哄抢，其中就有“法献佛牙”。这时刘知远于太原称帝（947），建立了后汉，佛牙不知怎地就到了后汉。时不过四年，后周代后汉，刘崇建立北汉（951），佛牙又转移到北汉。北汉与辽的关系交好，佛牙就到了燕京。这颗神奇的“佛牙”，不过五年间，飞落了五国，忽隐忽现。考证充满了意识流般的跳跃与梦幻。

其实，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“天会”年号。一是北汉天会（957-973），共17年。二是金代的天会（1123-1137），共14年。两个天会七年相差了166年！北汉天会七年（963）即北宋乾德元年，《补续高僧传》记乾德间，善慧授宣秘大师，掌教门事。若是，则此时的善慧已为宋室所重，何以用伪朝年号记事？又送佛牙到敌国？题记牙匣距咸雍成塔又108年，其间由谁保管过此匣？如此简陋的木匣为何到了宰相家族以后，也没有重新装校庄严、题记文字？

其实，“牙匣”上的“天会”年号，不会是北汉之“天会”。文字题记的内容通常是瘞藏的时间，北汉没有统治过燕京，那时也没有此塔，燕京只有在金太宗时期才使用过天会年号。牙匣是善慧放入旧塔的私人供养物。僧人随身供养



舍利的事不足为奇,如南朝建康的法献、唐朝西明寺道宣、北宋金陵可政,都随身供养过舍利。以个人私密物装藏佛塔者,不胜枚举。

此时的燕京,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三国战乱时代。先是宋金联合攻辽;金人破辽后,占据燕京析津府,洗劫一空后,依约移交宋朝;再金天会元年(1123),即宋宣和五年,北宋设燕山府,然而仅两年又被金人武力夺取,燕山府复名燕京,这一年是金天会三年、宋宣和七年(1125)。燕京三年间四易国号,战乱频仍,民不聊生。很快,金灭北宋,金天会七年已是南宋建炎三年(1129),南北战争如火如荼。这就是燕京的历史大背景。

燕京的佛教状况又如何呢?起初金太宗对佛舍利并不感兴趣,也许有感于“辽亡于释”的前车之鉴。《金史·太宗纪》记:“天会元年(1123)十月,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,却之。”^[10]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较之辽代有微妙的变化。就西山一带而言,帝王不再热衷于在这里建寺造塔供佛,而是大兴别墅园林,以满足个人现世享乐。如金章宗在西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“八大水院”,驻蹕行宫至今犹存。

海陵王虽然推崇佛教,但反对佞佛逾制。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记载:有一次,几个大臣到寺庙里拜见和尚,和尚正坐,诸臣侧身陪坐。海陵王知道后大怒道:佛陀能轻舍富贵,自修苦行,由此成佛,令人崇敬。今人想从佛教轻易就获取福利实属荒谬!和尚往往是不第秀才、市井游民出家,身份不及下等官吏。民间老嫗愚昧,行将就木,多有归信,情有可原。大臣辅宰对和尚如此礼敬,有伤体统。于是严刑处罚了和尚和大臣。

明代镇澄《清凉山志》^[11]记载的“善慧大师传”,明确他是一位由宋入金僧官。关于善慧获师号的年代,明河说乾德(963~968)间,镇澄

说天德(1149~1153)间。一个说是宋初北汉人,赵记取其说;一个说是北宋入金人。两相比较不难发现,明河的《补续高僧传》是将“天德”误写成了“乾德”。镇澄《清凉山志》记载的善慧大师,在活动地域、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诸方面都更为可信,善慧实为由宋入金的五台山僧人。西山佛牙,也应是善慧从五台山清凉寺带来燕京的。

善慧藏佛牙和任僧官的经历应该是这样的:五台山清凉寺原先有一颗佛牙。金天会初年,五台山沦陷,清凉寺毁于兵火。善慧构茅庐暂居,仅避风雨。作为宋人,他一直寻找回归故国的机会。不久他听说宋朝收复燕京,设立了燕山府,于是善慧独怀佛牙,径投燕山府。很快,燕京再被金人占领,汴京也沦陷了。在这山河破碎、国运衰微的炎凉世态下,善慧无奈退居西山,匆匆把佛牙藏在一座辽代旧塔上,以避乱世。没有举行隆重的装藏盛典,也没有大功德主的慷慨共襄,只有本山数僧见证,木匣粗陋,而且没有像样的七宝供养物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此后20多年,善慧独善其身,一心念佛。海陵王定都燕京(中都)后,访得善慧贤名,请他出山,赐“宣秘大师”号,铸印令掌教。善慧迫不得已而受命,掌教达20年之久。临终告诫弟子:“昔伯夷、叔齐饿死于首阳之墟,非轻生乐死,知义有所重于身也。吾二十年来,己事未纯,为僧务累,殉轻而遗重,其德亏矣。尔曹勉之,勿踵吾陋迹也。”言讫而终。

隐息西域,获《五台山研究》主编崔玉卿赠送《五台山传志八种》,共一函六册,其中载善慧传记多种,颇为详细。五台山佛牙圣迹尚有待发掘。笔者抛砖引玉,望同志者深入研究,再出新成果。

(责任编辑:王国棉)